

傳奇人物

朱德的早年

(本文插圖刊第七頁)

●王善初

幼年時期生活艱難

造反起家，世界聞名的中共戰將朱德於一八八六年（光緒十二年）十二月一日出生在四川省儀隴縣。朱家的輩份是按照二十八字的韻文排列的，即：「發福萬海從四克，有尚成文化朝邦。世代書香慶永錫，始蒙技術耀前章」。朱德是「代」字輩，家中替他取名為「代珍」。入私塾以後，塾師先生又為他取字「玉階」，到了從軍以後，才改名朱德。

朱家遷到儀隴已有百餘年的歷史。據朱德生父朱世林的墓文記載，朱家原籍粵東，支分蜀北。朱德出生時，一家三世同堂，十幾口人居住在地主丁邱川廢棄的一幢破倉屋裡。全家人吃飯、穿衣，僅靠著佃租地主的幾十畝薄田維持，生活十分艱難。

朱德的祖父朱邦俊，是一個淳樸、勤勞的農民，他把自己的一生都交給了黃土地，直到他八十九歲時還非耕地不可，不耕田地就會生病，直到逝世前不久還在田地裡勞動。

祖母潘氏，是一位精明能幹的勞動婦女，主

持著家中的一切事務。在朱德的印象中，朱家的生活雖然清苦，但在祖母的管理下，一家的開支還過得去，對活計的安排，也井然有序。

朱邦俊有四個兒子：世連、世林、世和與世祿。世林便是朱德的父親，他繼承了父輩的德性，他的父親由於生活的艱辛，使精神上受到壓抑，逐漸養成了他暴躁的性格，因此從朱德懂事時，就很怕自己的父親。

母教影響寬厚待人

朱德的母親姓鍾，是窮苦藝人的女兒，性情溫順，為人賢惠，雖然不識字，卻明達事理。

朱德最崇敬的人是他母親。他母親的身教、言教、忍耐、寬厚、善良的性格，對朱德的一生產生了重要影響。所以朱德在共產黨毛澤東講階級鬥爭的年代裡，他仍能寬厚待人，實在難得。

他母親鍾氏生於一八五八年（咸豐八年），祖上是漂流四方的藝人，母親的父輩在儀隴定居後，仍然能保持鍾家的傳統，靠賣藝為生，遇到哪家有婚喪嫁娶或過生日，她家就被人雇去吹吹打打，如遇到過節趕集，便搭台演戲，以此來維

持生計。在鄉下，藝人的活動對百姓生活娛樂雖然不可少，但他們的社會地位低下，生活毫無保障。

鍾氏生朱德時才二十八歲，因為早婚她已是四個孩子的母親了。由於過多的生育和繁重的勞動，再加上缺少穿的生活，使她未老先衰，皺紋早已爬滿她的額頭和眼角。朱德說：「我臨出生的時候，母親正在燒飯，還沒等飯燒好，我就呱呱落地了。母親生了我，就立刻起身，接著做飯。」

在過去的年代裡，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是農民，而農民中最苦的又是農村婦女，她們除了農田勞動和生兒育女外，幾乎不享受任何權利。孩子越多，母親越苦。鍾氏生了朱德以後，又生了九個兒女，因為實在無力撫養，被迫溺死五個。只留下六男二女，這對鍾氏來講，該是多麼慘痛悲哀的事。

在朱德的記憶裡，母親性情溫和，從來沒有打罵過孩子，也沒有跟什麼人吵過架。朱德在稍微懂事時，經常和哥哥們圍坐在母親鍾氏身旁，聽母親講不完的故事。鍾氏心地善良，她自己雖

然生活很艱苦，還是照顧其他窮苦鄉親。他那寬厚仁慈的性格，永遠使朱德懷念。朱德說：「我應該感謝母親，她教我與困難作鬥爭的經驗，沒有被困難所嚇倒。母親又給我一個強健的身體，一個勤勞的習慣，使我從來沒感到勞累過。我還應該感謝母親，她教給我生產的知識，只有知識，才是世界最可寶貴的財產。」

一九四四年（民國三十三年）二月十五日，朱德的母親在家鄉逝世，享年八十六歲。時在抗日戰爭勝利前夕，朱德任國軍十八集團軍總司令，更是紅軍的總司令。延安各界群眾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，陝甘寧邊區政府文化委員會主任吳玉章在會上號召群眾，做母親的要學習鍾太夫人，做兒女的要學習朱德總司令。

朱德沉痛地說：「母親現在離我而去，我永遠不能見到她了，這個悲痛是無法補救的。我用什麼方法來報答母親的深恩呢？我將繼續盡忠我們的民族和人民，使和母親同樣生活著的平凡人，能夠過快樂的生活。」

萌生救國愛國意識

朱德六歲那年，是一八九二年，他跟著哥哥代歷和代鳳走進了離家不遠的藥埔坵私塾。本來一個貧窮的佃農家庭，是沒有錢送孩子們去讀書的，但為了擺脫地主和官吏的欺壓盤剝，農民只有讀書才是唯一的出路，一家人寧願傾其所有或者借債，也希望自己家中能培養出一些讀書人來。不論是支撐門戶，還是幫助家裡記帳、打算盤，都是有益的。朱家長輩經過商議，決定讓朱德

等人讀書。朱德對當時入學的情景，記憶猶新，他寫道：「入學那天，天還沒亮，全家便都起身了。大人看著上學的孩子洗好臉穿好整齊的衣服，又諄諄告誡說，要絕對聽從老師的教導，不許有二話——因為師生關係僅次於父子關係。吃過早飯，老大、老二、老三，隨著大伯像執行神聖任務一樣，出了家門。全家老小一直送到門口。」

私塾先生名叫朱世勤，是朱德家的遠房親戚，讀過幾年書，粗通文字。教授的課程自然從啟蒙教材開始，如《三字經》、《百家姓》、《千字文》、《幼學瓊林》等。授課時間從清晨到中午，天天如此，學生們一遍又一遍地高聲朗讀，一直念到每個字都記住為止。

朱家三兄弟剛到私塾時，原有的十多名學生都是富家子弟，在他們的眼裡，窮人家的子弟是不配來讀書的。朱家三兄弟，在他們譏笑、嘲諷中度過了幾個星期，他們終於無法忍受，在哥哥朱代歷的帶頭下，把富家子弟打得抱頭鼠竄，然而受到懲罰的不是那些富家子弟，而是朱家三兄弟。朱德回到家中，又遭到父親的訓斥和鞭打。

一八九三年，朱德和大哥朱代歷又轉到了姓地主家私塾裡讀書，這裡的先生是個秀才，頗有學問。朱德的伯父答應分擔聘請先生的費用，這樣他們才被允許進入丁家私塾讀書。然而他們繳全費，卻只能聽半天課。為了能讓孩子讀書，朱家只好接受這些條件。

在丁家私塾裡讀書，仍舊受地主家子弟欺負，朱家兄弟的唯一信念，家裡花那麼多錢送他們來讀書，他們不再與人爭吵，一定要好好念書，

為家人爭一口氣。

但就在這時，旱災嚴重地威脅著山區的農民，農民暴動揭竿而起，大戶的糧倉被打開，官兵也蜂擁而至，一場血腥鎮壓展開了。頓時，屍橫遍野，哭聲震天，成百的災民慘死在官兵鐵蹄之下。朱德一家也被地主強令退佃、搬家。朱德回憶說：「那一年，地主欺壓佃戶，要在租種的土地上加租子，因為辦不到，就趁大年除夕，威脅著我家要退佃，逼著我們搬家。在悲慘的情況下，我們一家人哭泣著連夜分散……這是我家人最悲慘的一次遭遇。」

由於這場災禍，朱德等兄弟三人又輟學了。朱德隨伯父母移居大灣，一年以後，具有遠見的伯父又送朱德進入距大灣七里遠的席家廬私塾繼續讀書，他在這裡度過了九年的私塾生活。

私塾的先生名叫席國珍，朱德入塾時，席國珍已年近五十，他年輕時，曾兩次參加科舉考試，均名落孫山。從此以後，他就打消了科舉的念頭，為了生計他就在家設館教書，兼種幾畝土地，生活倒可維持。

席國珍為人剛直不阿，嫉惡如仇。在朱德眼裡，席先生是一個具有遠見卓識的學者，又是一位時事評論家。九年間，席先生在講課中不斷抨擊封建統治者和擁護變法維新思想，這些對朱德走上民主主義道路，都產生過重要影響，朱德曾把他說成是自己思想上的啟蒙老師。

就在朱德在席先生門下讀書的幾年裡，中國社會發生了激烈的動盪。少年朱德，在席國珍的啟蒙下，知道了大山以外所發生的事情，明白了



①一九一六年秋朱德在滇軍部隊攻克成都時的照相。
 ②一九一七年秋朱德在四川瀘州。
 ③一九一二年朱德（前排中）在昆明與討袁護國軍將領合影。



許多道理，萌生了要拯救中華民族的愛國意識。

知道了世界的廣闊

一八九四年發生了中日甲午海戰，清朝北洋海軍全軍覆沒。清王朝簽訂了喪權辱國的《馬關條約》，條約規定把遼東半島、台灣和澎湖列島讓給日本，賠償白銀二億兩。並且允許外國資本在中國設廠，從此，中國面臨有被列強瓜分的危險。

甲午戰爭的失敗，《馬關條約》的簽訂，使全國立即掀起救亡圖存的浪潮。上海《申報》的評論說：「我君可欺，而我民不可欺」，「官可玩，而我民不可玩。」台灣同胞更抱定決心誓言：「願人人戰死而失台，決不願拱手而讓台！」在這股浪潮的推動下，要求變法圖強的人士紛紛登上政治舞台。正在北京應考的康有為聽到簽訂條約的消息，連夜奮筆疾書，起草了《萬言書》，他聯絡了十八省一千多名在京會試的舉人，聯名呈送光緒皇帝。這就是當時震撼朝野的「公車上書」。文章裡痛陳割地、賠款的嚴重後果，要求皇帝「下詔鼓天下之氣，遷都定天下之本，練兵強天下之勢，變法天下之治」，其中變法是「立國自強」的根本大計。《萬言書》還初步提出了變法的具體主張。此後，各地相繼組織學會，開講館和創報刊，宣傳變法維新。

一八九八年六月，光緒皇帝接受了康有為的變法主張，頒布《明定國是》詔書，實行變法。此後，新政詔書、諭令，不斷傳往各地，這在中國面臨亡國滅種的危機時，無疑帶來一線曙光。

席先生想方設法把變法詔令的內容全部抄錄下來，向學生們反覆朗讀，並加以講解。朱德不僅注意聽，還把先生的話記在腦子裡，回到家中，便津津有味地向家人宣傳變法維新運動。

但是，維新運動僅僅進行了一百零三天，就以失敗而告終。消息傳到席家區私塾裡，使席先生憂憤不已，席先生激動地向學生們介紹了譚嗣同等人殺身取義的悲壯事蹟，以此勉勵學生們將來要立志報國。

如何才能擺脫列強的欺侮，使國家強大起來呢？朱德隨著年齡的增長，也不斷思考這個問題。席先生提倡學科學，雖然他自己沒有學過西洋科學，但是，他從「科學使西方國家成為強國」這一事實出發，告誡學生們，要想使自己的民族強盛起來，不再受欺侮，就要學習西洋科學，美國、德國、日本之所以能夠強盛，就是依靠他們的先進的科學技術。所以朱德接受了席先生的思想，也解決了他平素思考的問題。

朱德在席先生的私塾裡，讀完了四書、五經，此外還讀了《三國演義》、《東周列國志》和部分史書。這對他來講，不僅打下了中國國學的基礎，更重要的是，他在席先生的教導下，知道了世界的廣闊。

入新學堂受新教育

一九〇五年，朱德已經十九歲了。在家中長輩的催促下，他去參加科舉考試。十多年來，朱家含辛茹苦，省吃儉用，省下來的錢供朱德念書，就是希望自己家裡能出一個讀書人，通過科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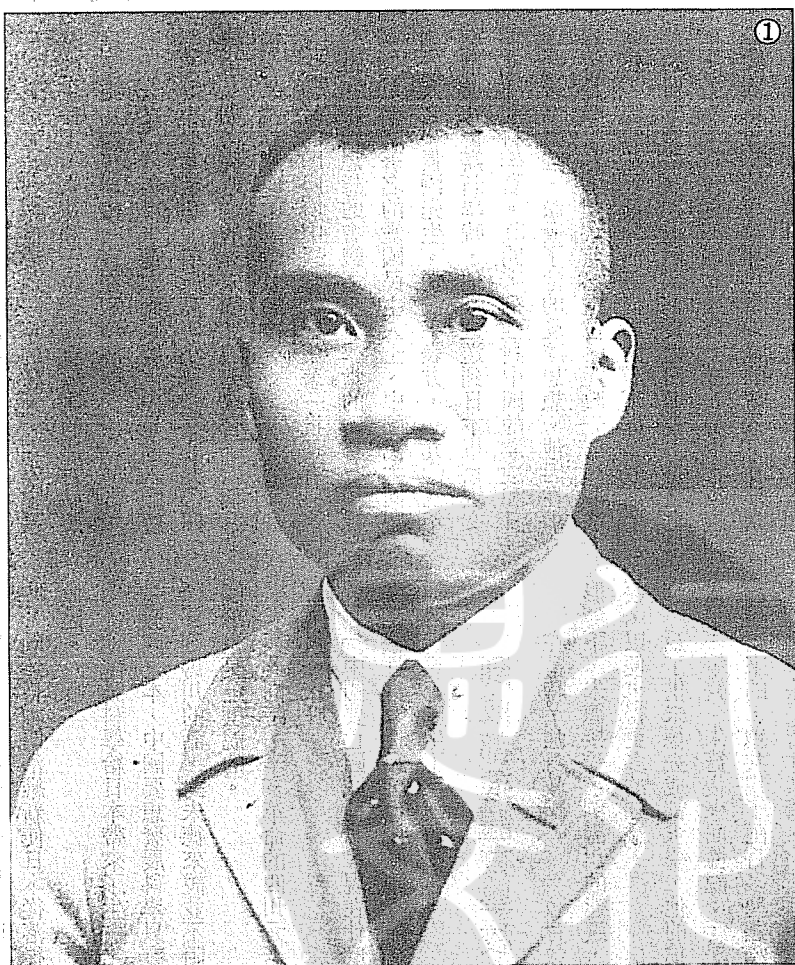
可以做官，一旦做官就可以敲開財富的大門。然而這時的朱德，在思想上已經起了很大的變化，他雖然受席先生影響厭惡科舉考試，但是他可以藉此機會達到「去外面看看」的目的。

朱德會同吳紹伯、席景榮等七八個同學一起來到儀隴縣城，他們在城關找到一家客棧住了下來。朱德報名時，用「朱健德」的名字，縣城的幾場考試很快就過去了，對朱德來說，似乎感到很輕鬆。然後朱德又與幾位同學結伴趕到順慶府（今南充市）參加府試。

順慶，是儀隴等八縣的府治所在地，地處嘉陵江西岸，是川北地區水陸交通和經濟中心，距離儀隴縣城三百多華里。在順慶期間，他聽說這裡的新式學堂是從國外留洋回來的人辦的，教授的課程也是新式的，他對此產生了極強烈的興趣。

朱德回到家中不久，府試中榜的消息就傳到他的家鄉，朱德一家老小歡喜異常，他的伯父高興地對家人說，等到省試中榜，朱德就是秀才。當了秀才，就可以做官了。到那時光耀門楣的願望就可以實現了。

省裡的考期逐漸臨近，家人忙著為朱德收拾行裝。卻沒想到，這時傳來了朝廷的詔令，自丙午（一九〇六年）開始，廢止一切科舉制度。這一消息對朱家來說，無疑是一次打擊，多少年的希望頓時化為泡影。朱德趁機告訴家人，因為實行了「新政」，才取消了科舉考試，進新學堂念書，將來同樣有前途。在他的解釋下，家人終於同意他進新學堂的要求，於是，伯父又東挪西借



① 一九二二年朱德在德國哥廷根的照相。
② 一九二四年朱德（前排右三）與留德華人在德國哥廷根合影。



，得了一筆錢，供他去順慶讀書。

就在廢止科舉制度這一年的秋天，在家中長輩的主持下，朱德和一位儀隴縣姓劉的農村姑娘結了婚，婚後新娘一直在家務農。

一九〇六年，朱德來到順慶，先是進入順慶縣高等小學堂就讀。這所高等小學堂是一九〇四年由嘉湖書院改辦的，朱德在這裡學習了六個月後，又轉到順慶中學堂就讀。

當時的順慶府中學堂，聚集著一批具有科學知識和維新思想的有識之士。學堂的監督（校長）就是後來著名的愛國民主人士、中國民主同盟創始人之一張瀾先生。張瀾字表方，一九〇三年順慶府在籌辦新學時，他被選送到日本東京宏文書院師範科學習。其間，列強對中國的欺凌和日本的維新富強，激發了他的愛國思想。他因在中國華留日學生會上倡議慈禧退位、還政光緒、變法維新，被清廷駐日公使館視為大逆不道，取消了留學資格並押送回國。後返回順慶主持教育。他主張革新教育和婦女讀書，在教育中很重視愛國維新思想的灌輸和科學知識的傳授，在學堂中設置了國文、數學、物理、化學、歷史、地理、修身、格致（即生物）、圖畫、體育和外文等課程，一改舊式書院只讀古書的風氣，深受學生們的歡迎。

朱德進入順慶府中學堂後，第一次接觸到如此豐富的知識，的確感到應接不暇，難以應付，因此他的學習成績不很理想。但是他努力學習，以便克服自己的弱點。

學堂的理科教師名叫劉壽川，儀隴縣人，他

也是留日學生。他給學生們講課時，常常結合實際，闡述日本明治維新使日本從落後走向先進的原因。

他認為科學給日本帶來了生機，唯有科學才是救國之本，中國要想發展科學只有變法維新一途。劉壽川的話，對朱德來說並不陌生，因為席國珍也是這麼說的。

與此同時，辛亥革命的四川元老張瀾也在課堂上大聲疾呼：

「中國要亡國滅種了，現在什麼都不要管，就是犧牲身家性命，也要救國家」。這些話對朱德的思想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。

到成都進體育學校

在當時「強身救國」、「教育救國」的思潮影響下，朱德接受了劉壽川的建議，決定到成都去，以便求得更多的知識。

為了供朱德去成都求學，他的伯父朱世連又借了一筆錢。朱德後來回憶說：「學費都是東挪西借得來的，總共用了兩百多塊錢，直到我後來當護國軍旅長時才還清。」

朱德到成都時，很多學堂都在招生，最後他選擇四川等學堂附設體育學校。朱德之所以選擇體育科，一是因為他身體素質好而且有興趣；二是因為他相信體育可以增強人們的體魄，將來要做一名教師，改變洋人誣蔑中國人是「東亞病夫」的狀況。

在成都學習期間，朱德結識了敬銘，在敬銘的介紹下，朱德又認識了李紹沅、田玉如、張四

維。由於他們都來自同一縣城，因而經常在一起談論抱負，探討救國救民的道路。

一年時間，很快就過去了，朱德結束了學業。一九〇八年春，朱德接受了劉壽川的聘請，從成都回到儀隴縣，擔任縣高等小學堂的體育教師，兼管庶務和教務。同時朱德的朋友李紹沅、田玉如和張四維也被聘請，分別擔任文理科教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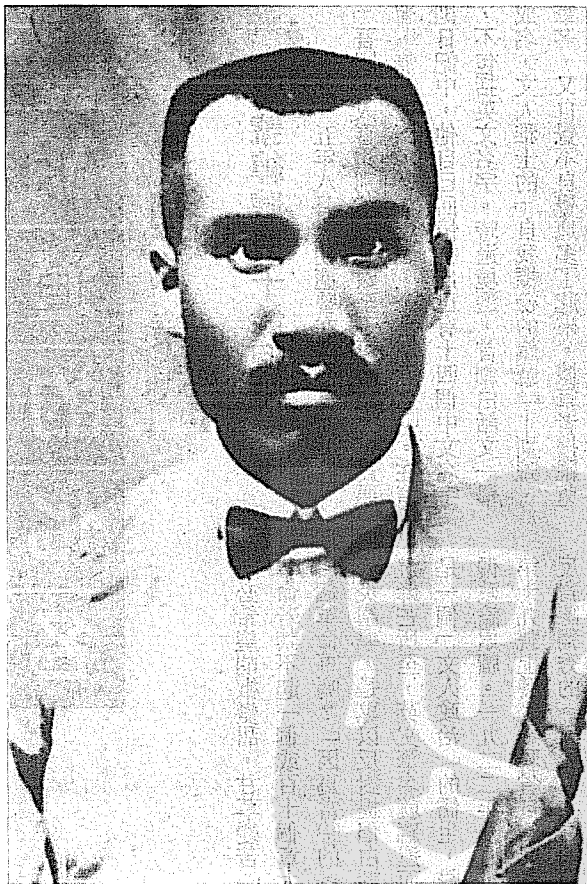
家庭社會雙重壓力

朱德擔任體育教師之初，就遇到來自家裡內部和社會外部的雙重壓力。

開學前，朱德回到家裡，家人都滿懷期望地看著他，滿以為他有一番事業，當他把做體育教員的事告訴家人時，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。後來朱德回憶說：「開始是一陣吃驚的沉默，接著我父親問道，體育是什麼意思。我解釋以後，他大叫起來，說全家苦幹十二年，為的是要教育出一個有才識有出息的子弟，免得一家挨餓，而結果卻是打算去教學生怎樣伸胳膊邁腿。他大叫大鬧道，苦力也會這個！他接著跑出家門，一直到我離家出走，他都沒回來。那天晚上我聽到母親在哭泣。」朱德傾盡全力向伯父作了解釋，說體育是新式教育的一部分，伯父終於理解了他。

離開家鄉那天，一向疼愛他的伯父，送出他好幾里才回去。朱德望著伯父的背影，傷心地哭了。

朱德等人進入學堂後，接管了學堂的事務，更引起舊派勢力的嫉恨，他們千方百計地攻擊、詆毀朱德等人。說他們教的新學有損國粹，說他



朱德將戰中共起家的反造。

們傳授野蠻思想。有一次還貼出一首打油詩：「十二學生五教員，口盡義務心要錢，未知此事如何了，但看朱張劉李田。」

這些誹謗並沒有動搖朱德等人興辦新學的信心。堅定不移地向家長和學生宣傳新學的進步意義。後來，陸續有一些學生從私塾轉到學堂來就讀。

朱德一年的教書生活，使他看到了新舊思想的激烈交鋒，他深切體會到「教書不是一條生路」，決定去尋找新的救國道路。

入講武堂身經百戰

不久，朱德收到敬鎔從成都的來信，勸他一同去投考雲南陸軍講武堂，他的朋友也鼓勵他前

往。朱德決定辭職，然後回家向家人告別。這次

回家，朱德只說要到成都讀書，並沒有說要到講武堂，但他的家人表示冷淡，以致當他離家前往成都時，家中竟沒有一個人為他送行。他自己也沒有想到，此次一別竟是五十多年，直到一九六〇年他才重返故鄉。

一九〇九年，二十三歲的朱德與敬鎔終於來到雲南省會昆明。雲南講武堂的招生工作已經開始，招生的對象主要是雲南籍的學生。由於敬鎔的籍貫寫成雲南昭通府大關廳，因此被錄取。朱德寫成四川本籍，因而名落孫山。使朱德大失所望。

這時，最使朱德為難的是，帶來的路費所剩無幾，他必須想辦法在這裡生活下去。以便等待

機會進入講武堂。正好有一個當兵的機會，他便

入伍當兵，因為講武堂招生章程有規定，軍隊中的下級軍官或士兵，可以通過保存進入講武堂學習。朱德在填寫入營登記表時，接受了上次的教訓，把籍貫改寫成雲南省臨安府蒙自縣，並將原來使用的名字「朱建德」改成「朱德」。

當兵的生活是很艱苦的。當時一般人是願意當兵的，人們不僅鄙視這一職業，而且吃不了那種苦，除非衣食無著，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才選擇這條道路。更何況是讀書人，決不願當一名大兵。

朱德不管這些，他有遠大理想。他在兵營中，除了接受軍事訓練外，還要做許多雜役，盡管如此，他還是踏踏實實地認真去做。

基本訓練結束後，朱德因為文化程度高的緣故，升任隊部司書生（即文書）。不久，由於他工作努力，經標統（相當於團長）羅佩金的推荐，再次投考雲南陸軍講武堂。這一次的考試結果，使他如願以償，十二月，他終於走進雲南陸軍講武堂大門。對幾經周折所取得的成功，他感到由衷地喜悅。

朱德後來回憶說：「我的志願總是想做個軍人，而這個講武堂恐怕是當時中國最進步、最新式的了。它收學生很嚴格，我竟被錄取，因此感到非常高興。」

如果說，朱德決心離開儀隴是他一生中作出主要的抉擇的話，那麼進入講武堂則是他走上職業軍人的重要轉折點。從此他身經百戰，走完了他光輝的一生。